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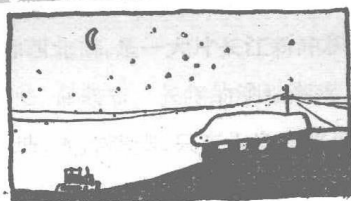


崇明围垦散记

CHONGMING WEIKEN SANJI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

崇明围垦散记

燕平 周嘉俊 徐开垒编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崇明围垦散記

燕 平 周嘉俊 徐开垒編

汪福民繪图 馬如瑾裝幀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文6090（初中、高小）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6 印张2 2/9 字数34,000

1963年11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32,000

統一书号：R10024·2949

定 价：(6) 0.18 元

写在前面

崇明島，位于长江的出口处。如果把长江比作一条巨龙，那末，它好象龙口上的一颗明珠。

島的北部和西北部，是一大片长江新冲积成的土地，不久以前，它一直沉睡着，荒蕪着。长年的潮涨潮落，使它成了一片芦苇滩，一个淤泥塘，人迹罕到，只有水鳥在这里栖息，下蛋。

党的“大办农业、大办粮食”的号角吹响了。1960年秋天，一支三万人組成的围垦大軍开始向这片荒滩进军，他們与江水、海潮、芦苇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。

短短几年功夫，荒滩的面貌已經大大改观。海堤筑起来了，潮水，远远地退到海堤外面去了；芦苇，也远远地退到海堤外面去了。大堤之内，一个个新型的农牧场正在成长起来，到处是拖拉机的轰响，到处是丰收的歌声。明珠，今天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。

这一切，是怎样得来的？这本书，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它从各个角度，反映出当初艰苦斗争的历程：

人們怎样从芦苇中踩出了第一条路；

人們怎样战胜了怪潮的侵袭；

人們怎样从盐碱地上夺得了第一熟收成……

少年朋友們，讀了这本书，你将从书中人物身上学习些什么呢？

目 录

写在前面	I
------	---

燕 平:

路	I
水的故事	8
庄稼 土地 劳动	18

周嘉俊:

不平常的音乐会	25
北大荒的拖拉机手	32

徐开垒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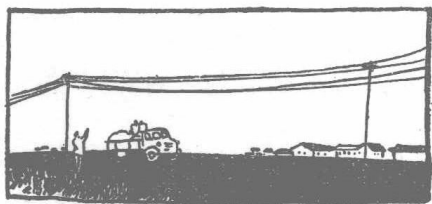
家	44
杂货铺	49
围垦区的夜晚	54
仓库和宅的主人	58
邮递员新事	63
新来的饲养员	68

路

什么是路？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，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。——鲁迅：《生命的路》

路，大路小路，一条一条的路，无论是上班，出工，散步，每个人的脚总离不开路。可是，当人们每天走过各条不同的道路时，恐怕很少有人具体设想过，这一条一条的路，是通过怎样的历程，由不是路而变为路的。

这次去崇明围垦区，在海一样辽阔的田野上，我曾经走过了许许多多条路。有光滑、平坦、宽广，一边是笔直开阔的大河，一边是架设着高压电线的公路；有高高的突出地面、远看过去宛如魁梧的长城，把江水挡在一边的堤岸式的路；有刚铺成的、一脚踩上去近似踏在棉絮上的路；也有象筋络一样满布田间的、狭窄得只能



两人并肩而过的小路……

尽管每条路的历史各有长短，它的形成过程

也不完全一样，但是在它们最初的历史里，都记下了许多不平凡的故事。

譬如说，在几年以前，当这里还是一片荒滩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路，荒滩上除了芦苇还是芦苇。

一个初秋的早晨，第一支测量队的队员们，在“和江水争地，要荒滩献粮”的号召下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壮志满怀地来到了这里。他们第一个任务，就是要在没有路的荒滩上践踏出一条路来。

不能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这里所使用的“践踏”这两个字！年年月月的潮涨潮落，把芦苇冲成了一片片水潭、泥沟，再加上芦花、芦叶长年累月地腐烂在地里，使整个河滩，变成了一片烂泥地。

怎么办呢？密密层层芦苇，根本没有你站脚的地方。于是只好先向芦苇开刀，他们手持镰刀，割去了大批芦苇。但是还不行，到处是满膝盖的烂泥浆，一脚

踏下去，半条腿陷在泥地里，这能把它称作为路吗？

有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，索性来个挖肉补疮，先把烂泥掘开一层，然后把割下来的芦苇填进去。在这个建议下，终于，荒滩上第一条奇怪的芦苇路铺成了。不要小看这条路，就是沿着这条路，走来了征服荒滩的第一支尖兵。

一直到现在，围垦区里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：

当测量队正在顺利进行测量时，突然遇到了困难，他们面前横了一条塢泥港。

提起塢泥港，这在过去是人人听见都要摇头的地方。它象一条巨龙似地仰卧在荒滩上，宽约三丈，深有丈余，港里尽是胶汁似的烂泥，烂泥上只有浅浅的一层水，要过这条塢泥港比登天还难。过去有一首民谣道：

塢泥港水浅污泥深，

塢泥港有船不能行；

看看积水只有

一薄层，

污泥倒有一丈

零八寸。

真是一条有船



不能渡，有水不能游，有腿不能跑的港道。传说解放前有弟兄两人不服气，凭着一身力气，想渡过塢泥港去捉蜆，结果送了命。

测量队员一个个对着塢泥港发呆。有个性急的年轻人说：我个子小，体重轻，也许能跑过去。但是几步一走，污泥就陷到大腿深，进不能，退不得，结果用毛竹横过去把他拉了回来。

是的，塢泥港是难渡的，但是它不能阻挡住测量队员们前进的道路，既然他们在长年沉睡的荒滩上，已经践踏出第一条路，他们就一定能在天险的塢泥港上开辟出又一条路来！他们从红军长征中用人桥渡河的故事中得到了启发，决定用一根根竹竿搭成竹桥，然后一个个从竹桥上滚过去。他们从头到脚，都滚得象泥人一样，但新的道路，毕竟又向前延伸了。

在开辟道路的日子里，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披荆斩棘、干劲冲天、首先来到这里的围垦战士们。在垦区北面的一个农场里，我们见到了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姑娘。她们的年龄一般都在十七八岁，共同的理想，使她们的脾气和性格也都接近了。她们乐观开朗，不管遇见生人熟人，总是嘻嘻哈哈，说起话来，叽叽喳喳象一群雀子，



可干起活来，猛打猛冲赛过小老虎。在她們宿舍里，貼着一张向农场全体共青团員的創議书，上面有一段前言，最能表现出她們集体的性格了。前言上写着：紅在农村，专在农村，做农业战綫上的尖兵；胸怀大志，忠心耿耿，勤勤恳恳，踏踏实实；一心一意在田間鬧革命……

一年前，她們滿怀着向荒滩夺粮的雄心大志，一个个来到了农场，組成了穆桂英突击队，公推十七岁的徐雅英为队长。她們同男工們一样赤着脚，腿上綁了綁腿布，挑砖头，筑江堤，搭芦葦房子……

还是說筑路的故事吧！那是一个北风凜冽，天寒地冻的清晨。穆桂英突击队在队长徐雅英帶領下，来到了昨天割过的芦葦地上。芦桩根象一把把尖刀似地插在地里，烂泥浆結成了一层薄薄的冰。她們的任务是要跨过这一片芦葦地，去割对面的芦葦。徐雅英望着一个个面孔冻得紅通通的姑娘，又看看滿地是芦桩

根的泥地，鼓动地向大家說：“怎么办，这里还没有路！”

“冲！”馬上有几个人回答。

徐雅英把手里的镰刀向头頂上一举，說：“有种的跟我走！”說着第一个奔了前去。

一双双脚，踩在芦桩根上，踏过水潭薄冰，冰碎了，芦桩根迫不及待地躲进了泥浆里。一次又一次，她們奔过来跑过去，脚底里踩出了血，泥把伤口糊住了，血还从泥糊中渗出来。痛嗎？她們說不痛！是真的不痛？真的！因为这时脚已經冻麻了，失去知觉了。但当她們收工回家，洗好脚，上床躺下之后，这股热辣辣的味道那就难熬了。不过第二天清晨，当东方露出一片曙光时，她們又忘記了隔夜的疼痛，沿着昨天留下的血的脚印，繼續开辟前进的道路了。

每个人各有不同的出身、经历，每条路也各有不同的形成过程。有通过几十双脚来回奔跑、践踏出来的路，也有几千人聚在一起，用集体的力量开辟出来的路。

在围垦区的东北角上，我們就见到了后一种情况。那是个晚霞漫天的黄昏，我們走在高高的江堤上，向东北方向远远一望，只见黑压压一片人群，劳动号子声震天价响。有两三千人在这里开河筑路。我們走近一看，

这河道已开了近二十米闊，河岸上、河中腰、河底里挤满了人，他們穿着稻草編成的草鞋，褲脚卷到大腿上，一个个象泥金剛似地用鉄鍬一鍬一鍬地挖，一担一担地挑，一筐一筐地运。指揮部的一位同志向我們介紹說：这是一条新开的大河，河里掘出来的泥，就堆在河的两岸，将来就鋪成两条笔直而寬闊的公路，以后河里行船，路上通車，那光景才熱鬧哩。

是的，这就是路。

路，在崇明围垦区，它不仅是交通綫上的一个概念，一个名詞，它象征着艰苦的过去，也展望着幸福的未来。人們用血汗开辟了路，路也以自己的責任支援了人們。现在，無論是阳光灿烂的早晨或是晚霞滿天的黃昏，公路上、江堤上、田間小路上，經常駛过拖拉机、公共汽車、三輪汽車，走过一列列新从城里来的知識青年。它把城市和农场連接在一起，也把今天的现实同明天的美景連接在一起……

现在，当我每次举足漫步在“路”上的时候，無論是大路，还是小道，無論是熟悉的路还是陌生的路，我总要默默地設想：这一条一条的路，是通过怎样的历程，由不是路而变为路的……

燕 平

水 的 故 事

我曾經長期在明媚的水鄉生活過，對於水，一直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。當嚴寒的冬天一過，春天總是首先在綠色的水面上帶來第一聲信息。凍結的河面融化了，跳動的碧波替代了冷漠的冰面；有時，暴漲的春水，從不知名的遠方淙淙跑來，那明明的腳步聲，彷彿在歡快地唱着：“春來了，春來了！”於是，萬物開始蘇醒，樹木吐露新芽，鳥兒在枝頭上歌唱，大地披上嫩綠的新裝……

長久以來，在我的心田里，水是純潔的，明明的，美麗的；那清清的流水，漣漪的波紋，曾經引起過我多少美麗的回忆和遐思啊！

近年來，我數度走訪了著名的崇明圍墾區，在這個充滿干劲的島嶼上，我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了水的問題，

对于水的印象，变得十分地复杂起来了。

那是一九六〇年的初秋，我随着上海市的第一批围垦荒滩的尖兵，把足迹印上了崇明岛北边的荒滩上。在那个最初的日子里，水可给我们吃足了苦头。

站在一片茫茫的江滩上，海潮在汹涌暴涨，混浊的潮水，夹带着腐烂的芦叶，向四处猖狂地伸展着，眨眼之间，把数不尽的芦荡、水潭、河汊、沟港，侵蚀为一片汪洋。

面对着这片浩瀚的汪洋，我的脑际闪出了一个个当地人民中流传的悲惨故事：

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清晨，一对年轻的夫妇，划着一只破旧的小舢舨来到了这里。他们满怀着青春的壮志，向这片水统治着的世界，展开了一场殊死不屈的战斗！他们日晒太阳，夜宿破船，披星戴月，栉风沐雨，割芦苇，筑堤坝，流尽了血汗，使竭了筋力，好不容易开垦出一小片土地。春天，他们种下希望的种子，勤劳的心血，灌溉着茁壮的庄稼。在他们的心灵里，也曾经飘闪过即将来临的收获喜悦。可是到夏末秋初之际，海潮暴涨的季节来到了，往往在顷刻之间，天压下来了，狂风怒吼了，水，象猛兽一样张着大嘴奔袭过来了。它们狂

暴地冲垮了堤坝，淹没了庄稼，吞噬了人们的生命！那些侥幸活命的人，卷起从泥浆中捞起的铺盖，噙着泪水，向着渺茫的远方，寻找另一个栖身安家的地方。

多少年来，那些走投无路的穷庄稼汉，在求生欲望的支配下，不辞一再的挫败，同浩浩江水，作了多少次坚韧不拔的英勇斗争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多少人在这儿流了血，流了汗，可是在这片可供开垦的肥沃土地上，水的威力却是这样的凶狠霸道，除了让出小块的地区，仍然是它任意统治的地方！只有野生的海鸟，才敢在此栖息落脚！

现在，我们这一群城市开来的新农民，带着党的号召和人民的期望，在这“潮涨一片汪洋，潮落一片芦荡”的地方，要喝令江水倒退，芦荡献粮！要叫沉睡的荒滩，变成建设者的乐园和粮仓！

一场与水搏斗、与水争地的战斗打响了。作为一个目击者，我永远忘不掉那些集体的英雄主义事迹。

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！你看，在海一样宽阔的茫茫芦荡中，人们一群群，一批批，象冲锋的战士，前前后后，陷在齐膝深的积水、淤泥里，一边高唱战歌，一边割芦苇，挑泥筑坝，运输给养……

战斗一个接着一个，开路的人把挡人前进的密密芦丛割掉了，却留下了钉子一样的芦桩根，人们举着大旗，扛着标杆，挑着担，从“钉子”上踩过去，鞋子被戳穿了，袜子被戳破了，混浊的江水里立刻渗进了殷红的血迹，可是谁也没有停留，谁也没回过头来看一看。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！一直到夜晚休息时，他们才在浸得发紫的脚板上，发现白天“带花”的伤痕。

然而，这还不是真正的战斗。真正的战斗，并不表现在这种极为普通的爬芦荡、涉水潭的行动上。人们要征服水，必须先围筑起一道长城似的堤坝，以切断江水，然后再驱逐积水，垦出地来。但是，这些江水并不是十分轻易地任人摆布的，它总是本能地违抗着人们的意志。于是，人与水之间，在筑堤和毁堤，堵水和反堵水上，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。在这场人与水的搏斗中，曾经出现了多少壮丽的图景啊！

记得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，在西北角的那个长达近三百米的江口上，人们垒起了两节长长的堤坝。坝身象两条遥遥相对的巨龙，在熾烈的战歌声中逐渐靠攏。就在这个即将合攏的时刻，暴雨和江水，結成了一个凶恶的联盟，向人们挑战！汹涌的江水，在堤坝的夹